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一十)

曹霑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者 篆 編 總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七十三



鳳金鑿不問 慢小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懷小姐不問纍金鳳

自鴛鴦看鳳姐病
接寫連兒借當頭小太監借銀子以爲支絀事情及各
種兒倚勢討親

及至爲一大段

以下接寫寶玉粧
病嬌姐拾囊迎春
失纍金鳳三事
小鵝丫頭書中初
見小鵝賣主求榮依
律當斬

寫得寶玉如熱鍋
上蠟蠟一般却有
此種光景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屨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己帶領丫鬟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趙姨娘嘆息道：「不在話下。卻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鵝的。問他什麼事。小鵝不答。直至房內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牀邊坐著。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麼。小鵝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不答。咕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些什麼。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子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著實留神。才頭爛舌往往如此。說著回身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要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肚子裏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

八股文理卻只如此並不是寶玉看不起

真真怎樣好我
亦替他耽憂

偶一快活時甚多
爲累亦無所怨著

的是晴姑娘發作之言

又插入一節閒情
別致之事真是隨地生瀾

爲了讀書致一房
丫頭不睡凡富貴
子弟鮮有成就者
職是之故

可如此抱佛腳真真
了小祖宗你不用管

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工八股者聽之，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畢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駁盤。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卻累著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千古讀書無此一法。襲人等在旁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什麼蹄子！一個個黑夜白日挺屍挺不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拿鍼戳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擎簣一聲，急忙看時，寶二爺必先聽得，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坐著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

真耶僞耶音至今
安知不是春秋二
婢設想出來恐晴
也亦在其籠罩中
變此等大驚小怪
無詭真假究竟不
是好兆頭

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誤了什麼。寶玉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想喚嚥燥矣。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著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偏要顧到麝月笑指著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心對著他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牆上跳下來了。如此讀書古今罕有。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裏。卽喊起人來，各處找尋。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上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好脫此難。不曰讀書而曰脫難，妙絕。忽然逢著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粧病，只說嚇著了正中寶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著燈籠，各處搜尋。三更牽一場空磨人家，將喪敗逐去。有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裏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要藥而此難脫矣，故意鬧得衆人皆知。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分付各上夜人子細搜查，又叫查二門外鄰園牆上夜的小廝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自此上夜又是一篇題目，紛紛是非。自此而起，誰料得誰不是賊？之在園中者，多矣。

可見探姑娘處處留心可見上夜人久無忌憚

馭得是
此事或有或無然
終非長策能保後
來之不更甚乎
想得到之理便是
釀得到之勢必待
其勢已成始從而
弭之恐不可收拾
者多矣

早該申飭
上兩人猶可迎姐
姐何以爲情
只得如此辦法

此事如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到底能擔斤兩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裏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著一時半刻或夜裏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小的頑意不過爲熬困起見邇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弔五十弔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鬧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爲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著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三姑娘只合如此答應以安老人之心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裏頭的利害你自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論殊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旣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丫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佔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司棋事其明證也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著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卽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

卻是老成人口之言無一字不中
此等人心腑死追矣而晴黛之

大姐來不能歷事來唯其一無知識所
以後文闡出許多

此物也胡爲至於
園中哉可以知園
中近日之防閑矣

不字一頓作一句
讀

鴉盡天下疑兒驗
女

偏擅見邢夫人又
生出大波瀾

到底算是一个愛
巴物兒

賈母跪在院內叩響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利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撞出去，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道：「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著奶奶過哥哥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兒，名喚傻大姐，嘻嘻走來，手內拿著個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著，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擡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體肥面闊，兩

何須嚇得如此亦
曾與妖精打架來

邢夫人亦有計較
可見以外皆短窄

隻大腳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觀此數語爲諸姑娘作一反。賈母歡喜便起名爲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癡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夫是之謂儂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妖精打架無時無地無刻不可惜傻大姐不知不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真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著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攏住忙問你是那裏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揀的邢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倒是算是好東西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以後再別提了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也不敢了叩了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己便塞在袖裏心內十分罕異何必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且到迎春房裏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奶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地叫他無法兒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應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了如今

亦要看姑娘之力
量何如耳。身分云乎哉。

此層防得卻是

其意不在沒一錢
上皆飾文也

舌底含酸

邢夫人何必如此

果不出邢夫人所

料

姑娘真老實過頭

宜其受人之欺也

一語道破到底旁

繡姑娘亦善於調
停矣

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著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養的這裏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他伺候接著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橋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裏去了果然失去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著叫司棋司棋雖病心裏卻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著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探春道何用問卻自然是他也拿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裏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繡橋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準了姑娘性格所以纔這樣如今我有個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裏將此事回了他或著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真懦弱到十二分繡橋道姑娘怎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卻是

然則二姑娘久爲人所看輕者

偏說借去是向那一個借的好體面

從來越老實人越執性到底還算繡姑娘有些拿捺

玉桂兒家口風亦
邢太太一句讓人口
信口發出來可意
況姑娘長上至何謂都

說著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好懦弱性情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桂兒媳婦爲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橋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橋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誤終久是要贖的。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如今還要求姑娘看著從小兒吃奶的情。醜話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己躁還躁不過來還去討躁去繡橋便說贖金鳳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要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繡橋亦是可人玉桂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橋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分付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橋發話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這裏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當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這一向的錢豈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

二姑娘眞是扶不起的軟貨卻也可憐

二姑姐看感應篇
真是奇文活畫出
一個懦來

模糊得妙
三姑娘到底精明
强幹

不白填了限呢。繡橋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帳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亂鬧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丢了也妨礙不著。你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繡橋倒茶來。繡橋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丢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爭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不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免強過來，幫著繡橋問著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著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究。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牀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裏說話，倒像拌嘴似的。何嘗不是迎春笑道：「沒有什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奴才要和誰？」奴才要錢了。探春爽利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誰知後來不免司棋繡橋罷了。何必問他？還要替他掩飾。探春笑道：「我纔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合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礙，何

同祖妹妹尙說一樣恐人家同胞兄弟或有未能柔軟之至其能無被人欺乎二姑娘德有餘而才不足到底利害到底能幹到底精明快人快事妙在不二人俱調笑得妙矣然未免不顧前後責得正當寶釵有城府自寶玉房中辱芳官桂乾娘之外又遇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裏說話也有你混叉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來的繡橋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裏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

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爽快之極。咱们是主子說得響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縗絲鳳因何又夾在裏頭那玉桂媳婦生恐繡橋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著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在這裏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出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裏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裏來的繡橋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裏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

直敲得記著肉
痛隔壁要隱隱歸到鳳姐身上所謂逼緊一層從平兒挑激也

其積心處地未必能俱如二姑娘迎春另是一種見識佛法平等如是使天下盡如何冤孽口舌之有

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埋怨得好桂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著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桂兒媳婦和他婆婆仗著是嬪嬪又瞧著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捏造假帳逼著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裏大喊大叫二姐姐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麼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寒唇亡我自然有此驚心直刺鳳姐之耳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奶姑娘怎麼樣爲是也要一問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妙在不聞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衆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尙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尙且如此何況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一人來了

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小鵠報信一層。暗寫趙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寶玉平日爲人人所愛。寫寶玉溫理舊書。無從溫起。又時時刻刻分心在丫頭身上。妙景如畫。

其根由俱從小鵠始

小丫頭打盹。撞壁上一響。引出牆上跳過人來。不肯一筆鶴突。且與前兩回風箏窗屨響聲。隱隱關照晴雯教寶玉粧病。故意亂鬧。因此惹出金鳳香囊等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卽被逐殞命。害人卽以自害。報施甚速。

寫迎春懦弱可憐。異時之受培折磨。已先爲描出。寫探春鋒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檢。亦先爲伏筆。

大某山民評曰

迎春之懦弱性情。以前並未寫過。故借金鳳事。出力洗刷一番。以此回爲迎春之正傳可也。

司棋繡橋。口角鋒銳不可當。迎春能無顧忌。但繡橋僅三等丫頭。如此明慧閨閣英才。盛哉乎斯世。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間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七十四
一

感大抄謠

